

时已深秋,北京却依然葱茏,处处绿意盈盈。

驱车北五环,去看望我的老友曹明冉先生。

二十几年前,我与明冉先生都在菏泽师专任教。他教美术,我教中文,系属虽然不同,却同住在一座尚未彻底完工的“半截楼”里。楼道黑暗,不见天日,来去全凭感觉,且须小心谨慎,不然,就会撞翻谁家的煤球垛。虽是如此,我们的心里却充满阳光,一起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度过了一段虽苦亦甜的快乐时光。他工作调动后,常常游走于泉城、京华之间,作画忙,应酬多,但也“常回家看看”。每次到菏泽,他都邀我参加他的饭局。但因了“名人效应”,“围观”者甚众,前呼后拥,熙来攘往,我俩根本没有深谈的机会。

去年以来,明冉先生有三次邀约,说是精选了自己诗画并重的百幅牡丹作品,让我对诗谈事,对画说话,作一评点,而后总结出书云云。老友信任,我复何言,便慨然应诺,不负所托,心方安然。

坐在车里,已远远看到“天通苑”几个大字。字置楼顶,十分醒目。何谓“天通”?反读“通天”,气魄何其大也。然而,我还是愿意把“天通”解释为“天性通达”。前者直干云霄,后者却有了温度。

如此想着,便到了明冉先生的楼下。家居顶楼,上下两层。明冉先生迎出门外,延之于室。室内一围楠榭,半壁字画,十米长案,满室书香。他率我直奔茶台,宾主坐定,便操弄起茶艺,烧水,洗杯,冲泡,十分老到。一杯在手,茶香氤氲。正说话间,国家某部委的连贯通先生“驾到”。连君一脸真诚,满口乡音。几句话语之后,便自觉投机。从明冉先生的介绍中,知道连君是荣成人,菏泽与威海,分处山东省东西两极,口音自有很大差异。激动兴奋的交谈中,我们三人,便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家乡话,东腔西调,起伏有致,把个花腔男高音、男中音,融会贯通得逸趣横生。话间,曹公对连君以茶称谢,言其初入京时已多有所助。连君则连连摆手:“别说这些了,还是看看学生的作业吧。”便把一本杂志呈上。其封底是连君的一幅山水,秉持传统,线墨中矩。打开来看,是通版两页,有肖像,有简介,有

评论,还有三五幅书法作品。书作不失右任大师灵动之风,同时融进了自己的强劲之气。曹公直言:“画没字好。”

由此及彼,忽然发现对面墙上挂着八尺大的书法四条屏,我与连君十分惊异。曹公解感道:“今年11月8日我将在山东省博物馆举办个展,都是绘画作品,未免单调,写几幅字挂挂,增添些花色。”我们三人便离开茶座,直奔曹氏书作。作品多为行书,除基本范式符合规矩外,其结体、点划和布局,均遂性而为,属典型的风格的境界和意趣。其一云:破衣烂衫杂酒痕,丹青何处不消魂。久卧花林遣过客,半醒半醉叩柴门。酒意未减重调墨,

吧,作个纪念。”我说好的,便拿出随身携带的小相机,照录他作画的全过程。只见曹公挥动细小的画笔,左勾右连,毫不停滞,一如裁缝手中的针线,东伸西展,上下翻飞。不到10分钟,一幅牡丹兰花白描图就作好了。之后便是题字,当他在画幅的上端写下“甲午九月”四字时,我以为该是给作品落款了。孰知他竟心志畅达,不假思索地写下了一首诗:“甲午九月秋气爽,统战来京访画堂。明冉只有半池墨,淡淡线痕着花香。贤弟莫嫌少颜色,简筒疏疏岁月长。”诗中情谊,令人感动和温暖。特别是最后一句,让人想到“平平淡淡才是真”,想到“简洁、素朴、真诚”与恒久的关系,这是一种真正高远的境界,给人以醒

办个展,各界参会者甚众。仪式开始,为之剪彩者不是党政要员,而是两位白发翁媪。翁者,其尊师谢孔宾也;媪者,其家中老母也。这种一反常规的做法,令部分“剪彩专业户”倍感尴尬和不适。但大部分人却深受感动,一齐为他的“义举”和“孝行”拍手叫好。

大凡有些“另类”的人,其社会关注点往往是 he 超乎常态的“愤世嫉俗”,而忽略了他对人类对社会对家庭的一腔温热。就像鲁迅,他不仅有“横眉冷对”,还有“俯首甘为”。所以,当他老来得子,有人嘲笑他对孩子倾情太多时,他以诗回敬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使我想起了明冉先生的那对双胞胎

胎男童——曹谢天、曹谢地,从为孩子取的名字上即可看出明冉先生那种老来得子的狂喜之态。谈起孩子,明冉先生两眼温润,一脸慈爱,声音也变了:“嘿嘿,两个小家伙都上寄宿学校了,嗨,一周才回来一次……”并安排夫人“让统战把俩孩子的照片拷走吧,那张裸照也拷走,让老家的人看看,哈哈……”

干白已喝了三大瓶,明冉先生还让夫人开酒,却被早已喝得面红耳赤的连君制止了:“不行了,不能再喝了。”

饭后,嫂夫人把一个U盘递给我。我知道,这其中有明冉先生的100幅牡丹诗画,有我与连君、曹公三人的合影,还有那对可爱男童的“玉照”。

茶罢,正拟返程,却见明冉先生又如饭前一样,伏在案头凝神奋笔,如法炮制,不一时,一幅《富贵君子图》就出笼了。其上题诗云:“京城九月清风轻,借笔偏画牡丹红。不是酒罢狂挥笔,墨随心游花丛中。富贵君子同一图,线韵留给承通兄。”诗后跋语曰:“北京连兄、曹州统战,陪我一醉矣。”

步出曹府,下得楼来,该是“残阳如血”时分,只是此刻云密风劲,有粗粗雨柱砸下,一场暴雨即将来临。想明日雨过日出,霏散天青,顿觉身心舒爽。

曹州十里牡丹红,画坛明星冉冉升。醉语天通三盏酒,挥毫狂写意酣兴。

心香一瓣



钟芳

树树皆秋色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徜徉在林间阡陌的秋景中,王绩的《野望》涌上心头。最喜欢这样的季节,湛蓝天际,一碧如洗,煦阳暖照,飞雁成行,山静林幽,轻风徐徐,片片落叶纷飞如蝴蝶,散金碎玉般撒满一地,我陶醉其中,尽情欣赏着这深秋时节的迷人景致。

静静地对着淡远的云天,秋色如新出坛的美酒散发着浓烈甘冽的清香。在缕缕秋阳的轻抚下,抬望眼,只见高树参天,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除了那些苍劲的松柏,漫山遍野都是身姿盎然的乌桕树,它们伟岸、道劲,曲折婀娜,似乎任何时候都长着一身诗意。这是儿时记忆中的木子树,经过季节风霜雨露的酿染,枝叶由绿变黄,由黄变红,由红变褐,一层一层地叠着,呈现出五彩缤纷、美不胜收的景象。与之相伴的,还有银杏、红枫、黄栌、柿子树,都浸染着秋的颜色;再加上层层梯田稻浪、黛青色的远山、天空的白云小鸟,交织成动人的烂漫秋光,共同奏响秋天最壮美的乐章。

沿着林中小径而上,凝神细听,远处草丛中秋虫的吟唱,小溪里潺潺的流水,掠过树林上空的鸟儿呢喃,一丛丛不知名的野花在秋风中开放……仿佛一卷宁静安详的画卷在眼前展开,充满了诗情画意,疑是自己进入了安徒生的童话世界。这时,一阵风飒飒吹来,银杏叶簇拥在浓密的枝条上轻颤,阳光透过金色的叶子洒落凡尘,散发出道道璀璨金光。随着风儿,不时有片片叶子告别枝桠,如仙女撒下朵朵飞花,悠悠地、轻轻地飞舞到眼前,黄黄的树叶铺满一地,像是满地黄金,一阵沙沙作响,宛如踩在天然的地毯上,安逸松软,让人充分领略到“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的意境。

我小心地摊开手掌心接住一枚落叶,晶莹淡雅的黄色,沉淀了往日的翠绿,多了一份丽洁,也多了一份成熟和豁达,用手指轻轻抚摸它,感触的是一份岁月的沧桑与生命的多彩。其实,任何生命都没有春色永驻,一如人的青春容颜,也终将会老去。正是这片片黄叶,换来了整棵树的盎然生机,那满地的落叶最终不是将碾落成泥再护春花吗?经历了春的萌发,拥有过夏的火热,到秋日,它收获的又是一份丰硕与坦然。一枚秋叶,就是一个故事;一枚秋叶,就是一个童话,它收藏着一个秋天,收藏着一份美丽。

一叶知秋,秋色斑斓;无边落木,婆娑而舞。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夏花明媚,秋叶静美,染岁月霜华,人的一生总会像秋叶一样,伴随着秋的到来,随着秋风的舞步投入大地怀抱,就让自己做一株秋木吧,淡定地步入人生的秋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秋之静美里,体味生命的传承与轮回。

人间真情 怀念岳母

潘振国

做了岳母十八年的女婿,虽然没有叫她一声“娘”(传统习惯称岳母为“大娘”);但在我心里,我一直视岳母如同我的娘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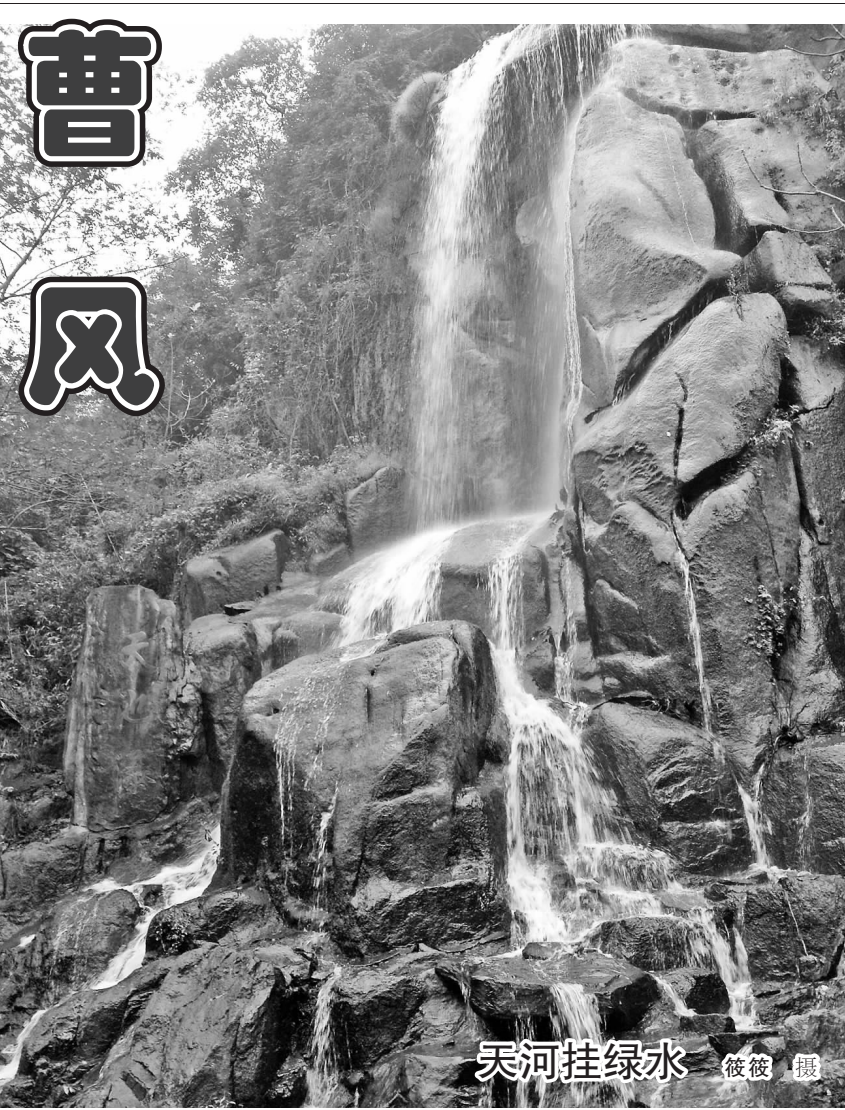
岳母的家在梁山县城西南三公里的一个小村庄。第一次见到岳母是二十年前。那是初夏的一天,我和爱人乘车从菏泽到梁山,再到岳母家。当车子停在了村口,只见前面不远处有男女老少几十个人,正朝我这边张望。走到人群中,爱人指着一位身材瘦小,脸上布满皱纹,口中没有牙齿,却笑容可掬的老太太介绍道:“这就是俺娘!”我亲切地叫了一声:“大娘!”结婚后,每一次去梁山,在岳母家呆的时间也只不过几个小时。岳母总是不无遗憾地说:“你看,来一趟,凳子还没捂热,就走了,也没顾得上说几句话。”后来,我们再去梁山,就住一晚上,我陪岳父母聊天,拉家常,一直到深夜。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有一次和爱人、孩子一起去看望岳父母,吃过午饭,爱人和孩子去串门,我因有些感冒便躺床上休息了。不知睡了多久,朦胧之中似乎听到了有人叫我,我努力睁开双眼,是岳

母在叫我。只见岳母手捧着一个大碗,碗中冒着热气,岳母说:“我给你熬一碗姜糖水,趁热喝了,发发汗,感冒就好了!”望着岳母那慈祥的面容,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母亲,泪水顿时模糊了我的眼睛,我哽咽着说了声:“谢谢你,大娘!”“傻孩子,跟大娘还见外?”岳母把碗递过来,我双手接过,和着泪水的姜糖水如一股暖流滋润着我的心田。

多年的相处,使我和岳母之间的感情就像儿子和母亲一样深。岳父母年纪大了,腿脚也越来越不灵便了,我便从菏泽专门为岳父母买了带靠背的高马扎和拐杖。许多次,岳母总是当着亲戚邻居的面夸奖我:“谁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我看,俺这女婿比儿子还好呢!”

如今,两位老人均已去世,但一到过节,我就想到了梁山,想到了岳父母。岳母虽然没有养育我,但十八年的感情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凝望着岳母的遗像,跪拜在岳母的坟前,我终于发出了那埋藏内心深处,迟迟未能出口的问候:娘!儿子来看您老人家了!您听到了吗?儿子想念您呀!



天河挂绿水 筱筱 摄

霜降水落,子归就父

洛水

时光走在城乡间,霜降坐在农家里。因着父亲,这些年,我才对霜降念念不忘。

霜降碧天静,秋事促西风。这首宋朝的诗,写着我的少年时光。那时,天清澈如洗,忙碌的农事,把秋风碾得很薄。关于霜降,我的记忆是劳顿和清凉,一如那清贫的生活。

九十年代,霜降前后,学校会放秋忙假。于我,那不是假,是折磨;霜降的意义也无关节气,而是我玩得正酣时,父亲忽然如从天降。小时贪玩,秋收一点也不好玩!每天披星戴月,手掌磨出

的水泡,被霜露一浸,立刻是灼烧般的疼痛。

父亲却不以为然:水泡破了才能长出茧,以后就不怕磨了。用伤疤呵护伤口!他不知道,他的生活经验并不适于我。多年后,当我迁进城,把户口改成“非农”,他还耿耿于怀。他不会明白,我的“叛逆”不是针对他,而是那片土地上的生活。

父亲干活时,喜欢唱戏文解乏,比如“三国”。我一偷懒,他就讥笑我是磨化。所以无论多忙,我都不堪重用,只有晒玉米“看场”时,我才像个将军。这也是最简单的活,一早起玉米摊开晒,挨黑再聚起来,盖好,然后就在一边的秫秸棚里“呆”着,防止有人偷窃。

父亲来换我时,总是很晚,我也睡得迷迷糊糊。那次,月光闪花了我的眼。我看见父亲忽地老了,两鬓苍苍,满头

白发。我指着他的头,尖叫起来!父亲抱着我;没事,是霜。他拂着枯草般的乱发,霜粒纷纷飘落。父亲又变回了年轻的模样,我却无法释怀。

我干活不顶用,读书却像“吃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农忙时,父亲也不指望我,只要我看书,他就不再支使我干活。早上,我赖床,他也不让母亲喊我。“读书费脑子,让他多睡会儿。”从此,我和父亲分道扬镳,他披着霜在霜降里劳作,我拿着书在梦想里远行。

后来,在书上读到霜降:“霜降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一下想到父亲。那时他还年轻,我八九岁,露珠般“滑头”,他总板着霜一样的面孔。现在想,那该是“望子成龙”心切吧。父亲太想把我培养成他那样的种田好手,而我却“烂泥扶不上墙”。

去年,我回家迁户口,正赶上秋收。父亲真老了,那头银霜,再也拂不回了

原状。我抢着干重活,父亲心有余力不足,就一旁观望。“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父亲又唱起来,声音悲怆、凄凉。我辩解道:廖化咋了,也是将才!父亲笑笑,我也知道。

忙完秋收,我就走了,连同跟了父亲30年的户口。父亲什么都没说,顾自唱了一天的戏。秋风吹着他枯草般的乱发,霜花一样白。白居易说:“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田。冉冉岁将宴,物皆复本源。”我和父亲都明白,纵使落叶归根,我也无法回去了。

翻看日历,我的心一颤,在“霜降”前停下。那行字写着:霜降水落,子归就父。

长河浪花

霜降时节

曹立杰

秋菊在渐冷的风中呈现盛开的姿势镰刀收割了秋天的辉煌不带有一丝的怜悯

池塘里的残荷啊在凄美的婉约里演绎浅唱低吟的温柔这不惧残酷的壮丽是苍凉的面容让我的多情蔓延到心的荒原

寒霜把院前的柿子树彻底击垮乡村的韵脚开始转向冬日落叶在风中疾驰像村庄的信使给你带来母亲的叮咛

菊花在霜降时节并未显得躁动不安是寒霜为它养出了一份恬淡那些在异乡的人们也像村庄的菊花有着不畏艰苦的品格

王总落马

程索群

小小说

王总近来乏力,眼圈青紫,脸色发黄,明显瘦了。三位年轻秘书劝他去医院检查治疗都被他拒绝:“公司一大堆业务,千把号人都盯着我,在这当口老总哪能休息,忙完这一阵再说吧。”

打发走秘书,分管业务的副总进来微笑着说:“王总好消息,股票出仓了,橡胶货款已经到账,楼盘销售达八成以上,今天进账资金1.6个亿……”

王总听后喜上眉梢,顿时来了精神,立即吩咐手下外出狩猎,一行人来到西山坡下。一牧羊人正在放牧,王总下马与其闲聊:“看你已到知天命之年,不努力打拼,成就一番事业,为何舍弃妻小在深山牧羊?”

放羊人说:“看来你是有钱人了?”

王总说:“不敢说有钱,我身后这30多号人马就可以说明问题!”

放羊人说:“不就是我羊群里30多只羊吗?”

王总说:“你真会开玩笑,干大事的人谁在深山牧羊,荒度光阴?不管怎么说男人有钱方显英雄本色。”

放羊人说:“我看未必。真正的智者一定是默默无语,低头做事,一如成熟的麦穗,因饱满而弯腰低头。真正的富翁不张扬,不外露,不显摆,不小视穷人。”

王总说:“我哪能小视穷人,逗你玩呢!”

放羊人手指脚下的青草地,做了一个幽默的动作说:“这方圆百里好像世外桃源,绿草茵茵,山花绽放,我在大山里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好,轻松愉快,比你们有钱人活得自在……别以为你有权就了不起,钱对一个人来讲是不能决定成败的,恰恰是钱以外的东西决定谁能赶超谁,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挺到最后才是赢家。我看你脸色蜡黄,说话无力,已经透支耗尽了身心健康,失去了健康就等于早亡,难道你没有意识到吗?你虽然有钱就不怕死吗?”

王总说:“你虽有健康的身体,没钱支配你活着又能怎样?”

放羊人说:“有的人有钱,但35个亿也没有换到健康的肠子,两手空空,带着遗憾失望地走了,还不如我放羊人,男人放上三年羊,给个县官也不当……”放羊人说着打了一记响鞭,吹了三声口哨,羊群好像听到号令一般向深山慢慢游动而去……

王总上马感到身心疲惫,看着远去的羊群,顿觉一阵头晕栽倒在马下。保镖和随行人员一拥而上,一阵忙碌,把他迅速送到医院,但王总最终还是走了,这年他33岁……

最难忘

